



I247.5
2880

BK79108

○号卖花女

三个遭遇奇特的女性

德咏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498153

内 容 提 要

三个遭遇奇特的女性——

《○号卖花女》于惊险中见神奇，勾画了花妹在敌人布施的迷雾和情人设下的圈套中，寻找“花花公子”的曲折经历。她几经磨难，最后毅然毁坏自己花一样的美容。《洋场歌女》所吐露的“艳歌如泣、金嗓喷血”催人泪下。纸醉金迷的上海滩容不得歌女白云对纯真爱情的追觅；光怪陆离的香港“天堂”吞噬了吴春艳小姐的美梦。《芳龄倩女》则以清新的笔调描绘了时代新女性秋萍献身艺术的痛苦与欢欣，情感缠绵、炽烈，牵人魂魄。作品语言优美、流畅，结构新颖，人物性格鲜明。

○号卖花女

Linghao Maihuonü

三个遭遇奇特的女性

德 咏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12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frac{3}{4}$ 插页：3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3,000

责任编辑：王 烨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13-0114-8/I·107 定价：1.45 元

B1-28 / 08



作者小传

德咏，原名宋德咏，苏州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年轻时即参加部队文工团，编写过大量戏剧、演唱节目。十六岁开始发表习作。曾出版和发表过长篇小说《幕边春秋》、《莺梦花魂》、散文集《翠绿色的信笺》，以及散见于各报刊并收入各种选集的散文、散文诗八十余篇。他创作的《西施》等电影、电视文学剧本均先后搬上荧屏，颇受读者和观众欢迎。

目 录

○号卖花女	1
洋场歌女	66
芳龄倩女	126

○ 号 卖 花 女

1 人在何处？卖花女只身赴虎丘

姑苏城外，从阊门通往虎丘的青石子马路，象一轴绵长的画卷，伸向路尽处那座巍巍的古塔。

花妹挎着一只盛满鲜花的元宝形篾篮，在这条马路上径直向前走着。

“阿要茉莉花——白兰花？”

温馨可人的吴侬软语，外加她那丰腴而又顾长的体态，一双活泼、俊美的眼睛，和说话时脸颊上漾动着的一对小酒窝，使过往行人的视线，情不自禁地为这个妙龄女郎所吸引。

但花妹无心理睬他们。她要立即赶到虎丘山下，去做一桩只有她自己才能做的事。这桩事情，是对谁也不能讲的。

唉！不知上海究竟出了什么事？江老板又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打死了……当时，她正在花厢旁边的盆堍间采花，忽然听到远处“砰！砰！”两声枪响。她吓得急忙蹲下身子，透过花丛树叶的缝隙，向四处窥望。此时，只见前面一条小

巷口蓦地窜出一个人来，他左右顾盼了一下，旋即捂住胸口，跌跌撞撞地朝花厢里冲去。

这不就是常春花鸟店的江老板么？花妹不由吃了一惊。她从小便听她父亲说过，江老板是她家的大恩人，他对她家的帮助，就是用性命来还也还不清。所以无论江老板吩咐她做什么事，她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做好。江老板也很赏识她，并经常在她父亲面前夸奖她……现在，江老板遇难了，她哪能见死不救？于是，她脱口而出喊了一声：“江老板！”随即挺身追进花厢。

两手撑在柱子上的江老板听到花妹的声音，急忙回过头来，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声：“花妹！……”他颤抖着嘴唇，还想说些什么，但已力不从心，哗地一下瘫倒在地。

花妹赶紧扑过去，把他扶起来，发现他胸口的衣服上渗满了鲜血，便惊呼起来：“江老板！你……”

江老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喘着粗气，望着花妹那淳朴中带点稚气的脸，急冲冲地说：“我……我不行了！有桩重要事情只能拜托你了，别的朋友都靠不住。这也是最……最后一次了！……”

花妹激动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不不！你快说吧！我一定……”

江老板缓了口气，又说：“有一只画眉鸟，上海的朋友托我转送给江北。约定今天上午十点，江北派人来虎丘接头……万一情况有变，明天下午三点去玄妙观三清殿露台……”接着，又交代了接头暗号和藏画眉鸟的地点。

花妹一一用心记住。她扶着江老板，想找个地方让他躲

起来。但花厢外已传来脚步声和吆喝声。一切都来不及了！江老板用尽全身力气，一把推开花妹，与此同时说了声：“不要管我，你快走！”随即踉踉跄跄地冲出花厢，直朝前跑。

“抓住他！抓住他！……”

花妹只觉得在泪眼模糊中，看到江老板的影子象一个光点，在远处挣扎着，闪烁着；一忽儿，又倒下了，熄灭了……

现在，这桩事情必须由她去做了。她虽然不知全部底细，但掂得出这只画眉鸟的分量有多重。否则，江老板为什么连性命都舍得赔上呢？！

2 上海来人，找淫荡妇密谋

这只画眉鸟确实非同寻常。因日本特务机关在上海破获的地下电台的密码中，发现新四军的情报人员从日方内部搞到了一份“密字303”文件。这份东西，涉及日本帝国派往江北的秘密间谍人员名单。为此，日方特务机关的首领川田大佐大光其火，勒令他的部下——上海的别动队小头目金柏庭，限期之内追回这份密件。金柏庭接到这个任务后，带着人连夜四处搜查，最后终于找到了线索，知道新四军情报人员已把这份东西转到了苏州虎丘山麓那片常春花鸟店的江老板手中，打算由他利用花鸟店的职业为掩护，转送到江北去。金柏庭当即带人扑到苏州，把常春花鸟店上下左右翻了个遍，最后开枪打死了江老板，还是一无所获。

金柏庭不禁有些泄气了。他无法回上海向上司交代。他

知道，川田大佐发起火来，脑袋会搬家的。唯一的办法，只有找当地的“地头蛇”——一个外号叫“大阿姐”的女特务。当然，他也知道，这个女人也是不好惹的。不管什么事，只要一让她沾上了手，到时候功劳全是她的，过错都是别人的。好在前些年受特务训练时，金柏庭与这个淫荡的女人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因此最后他还是登门拜见了大阿姐。大阿姐一见这不速之客，果然不忘旧情，热忱地接待了他。其时，大阿姐的丈夫——当地的大花商，因与日本浪人勾结，以抽取高额花税为名牟取暴利，逼得许多贫苦花农家破人亡，不久前刚被新四军游击队枪毙示众。因此，大阿姐心中恨得咬牙切齿，正愁不能立即下手报这杀夫之仇呢！

金柏庭在大阿姐家的花厅里用过早膳之后，便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对方。他故作镇定地一边喝茶，一边欣赏挂在花厅中堂上的那副对联：“围棋饮酒一着一酌，弹琴赋诗七弦七言。”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一定要帮你报这个仇！只要能找到线索，把这份密件追回来，川田大佐一定会下令把他们斩尽杀绝的！”

“好，我配合你们！”大阿姐用手指掸去掉在黑香云纱旗袍上的香烟灰，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供桌上的那块“亡夫少君之灵”的牌位，隔了好一会儿，才别转头来问，“你们有没有发现江老板在临死前找过什么人？”

金柏庭忙道：“好象找过。他逃到一个花厢里去了，后来又从那个花厢中跑了出来。但我们赶到那个花厢去查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人。”

“那个花厢在什么地方？”

“就在东边那条小巷口。”

“东边小巷口？那一定是花妹！”

“花妹？！”

“是个长得很标致的卖花丫头。你见了，一定会非常喜欢她的。”

“别开玩笑！这个丫头到底怎么啦？”金柏庭急切地问。

大阿姐胸有成竹地吸了一口烟说：“据我掌握的情报，这个卖花丫头，就是新四军秘密安排的○号女交通……”

金柏庭的眉心一跳：“○号？！”

大阿姐压低嗓门说：“正式编上号的，早被我们……”

“那赶快！”金柏庭急不可待地站起身来。

“别着急嘛！”大阿姐一把拉住金柏庭的胳膊，嗲声嗲气地说，“好久没见你了，今天……一切听我的安排！”

3 虎丘山下，又来了个“花花公子”……

虎丘山麓的正山门前非常繁闹。在画着“大东亚仁丹”“老笃眼药”等广告的高墙下，各种售货摊紧相毗邻，沿山塘街两旁一字儿排开。有的挑着棚帘，有的席地而摊。上摆刺绣、雕刻、石砚、绘蛋和麦秸扇、木春筒……等工艺品，以及注有“大东洋”标记的日用百货。

街角，有荷枪实弹的伪军、衣衫褴褛的乞丐，还有挂卖身牌的光腴孩童。卖奶油瓜子、粽子糖，卖盐金花菜、黄莲

豆，和卖卤汁豆腐干的小贩，在人堆里来回走动，兜售声此起彼伏……

花妹来到这里已不少时候了。她一边走，一边轻声地喊：“阿要茉莉花——白兰花？”眼睛不时地向过往行人顾盼着。

忽然，自远而近传来了一阵“得得得”的马蹄声。花妹抬头一看，只见一辆四轮马车急驰而来。到了公路口，那辆马车戛然而停，从车上跳下一个衣着考究、仪表神态显得十分风流倜傥的“阔少”。他一走进密聚的人流，伪警察和小贩们便簇拥在他的两旁，一边为他开路让道，一边拱手奉承：

“沈大少爷，多日不见。有什么事，只管吩咐！”

“没事！没事！随便出来‘白相’‘白相’^①。”这个“阔少”举止潇洒、风度飘逸地一边走着，一边随手从口袋中抽出两叠钞票，甩给警察和小贩。搞得众人你争我夺，乱作一团，他却在一旁哈哈大笑，取闹了一阵便走开了。

这时，一个仪表显得端庄而又秀丽的年轻女子，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硬封面帐册，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然后缓步走进一月茶花商会的花行。

“嗨，方小姐！”“阔少”立刻面露喜色。他打了个手势，叫边上的一个小贩给那个女子送上一包奶油瓜子。斯文、娴静的方小姐顿时羞得满面通红，忙用帐本捂住自己的脸。他见了嘻嘻一笑，乐不可支。

……这一切，全摄入了花妹那双覆盖着长睫毛的瞳孔。

① “白相”，江南一带的方言，玩的意思。

花妹认得，这个“阔少”名叫沈玉，是本地赫赫有名的大茶商沈老太爷的儿子，也是出名的爱跟漂亮女人打交道的“花花公子”。现在，时间已经将近十点了，她哪有心思顾及这个“花花公子”跟人家调情取乐。她要找她想找的人！

“阿要梔子花——白兰花？”

清亮、婉约的卖花声，在纷杂、喧闹的集市上传开。一对娇媚、动人的小酒窝，映入了那个“花花公子”的眼帘。隔不多久，花妹发觉沈玉在她的身后嬉皮笑脸地跟了上来。她心中“怦怦”直跳，故意加快脚步，沿着“试剑石”旁的山径直往山上跑。不料那个“花花公子”尾随在后，步步紧跟。追到将近“剑池”的地方，他喊了一声：“喂，卖花的！我要买花！”花妹急忙回头一看，只见他“刷”地一下打开了手中的折扇，不紧不慢地扇了起来。再一看，发现那扇面上题着一首唐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她的眼睛顿时一亮。啊？那不就是江老板临死前交代的接头暗号么！过去江老板教她学文化时，给她讲过这首诗，所以她会读，会写，还会一字不漏地背出来。再回顾一下江老板当时交代的时间、地点，也一点不差，难道这个“花花公子”竟是江北派来的？……她的脚步再也没敢挪开，旋即掉过头来，瞟了沈玉一眼，不卑不亢地问：“你要啥个花？是头上戴的，胸口佩的，还是花瓶里供的？……”

沈玉一边摇着折扇，一边迎上前去，正欲开口，忽然眼珠一转，“嚓”地一声合上折扇，脸上现出一副贼忒嘻嘻的笑颜说：“小娘儿，你这小酒窝真勾魂！嘻嘻嘻，我就买你

这朵野玫瑰！”说着，便伸出手去拧花妹的脸。

花妹猛地一怔，急忙躲闪到一旁。这时，她才发现一块太湖石的漏孔中，有个形迹可疑的人在探头探脑。她情知有变，立即返身而走。

顷刻间，从“剑池”旁边的月洞门后面响起了大阿姐的叫喊声：“快追，别让她跑了！”话音刚落，两个特务从太湖石边窜出来，直向花妹扑去。花妹即忙撒腿狂跑。她拐了个弯，刚踏上一条山径，冷不防从斜刺里又窜出来一个特务。她惶惶失措，无计可施，只得猛地一下把手中的花篮向那个特务的脸上甩去，随即转身奔逃。不料背后又闪出一个特务，扬起胳膊朝她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拳。顿时，山摇地转，天翻地旋。花妹一下子变得什么也不知道了。

4 陷虎口，遇情侣，死里逃生

等她醒来时，她才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假山洞里。而且双手被一根粗麻绳反绑住了。那绳子捆得又紧又死，因此手腕有些隐隐作痛。她用肩膀顶住身后的假山石，费劲地爬起身来，想找个地方逃出去。但仔细一观察，这假山洞的一个洞口被石块封住了，另一个洞口有人守着。如果自己随便往外闯，肯定又要挨一顿毒打！……刚才，她隐隐约约地记得，自己还在半昏迷状态中的时候，那个穿黑香云纱旗袍的大阿姐来到假山洞口，叫两个打手来逼她的口供，要她招出江老板临死前找她交代了些什么，有没有给她什么东西，让她去找什么人？但她索性闭着两眼装迷糊，始终不吐

一个字，惹得那两个打手气歪了脸，抡起皮鞭直朝她的身上抽。其中一个长得象凶神恶煞的家伙，还伸手抓住了她的胸脯连骂带打，最后把她的衬衣也撕破了，差点让胸口的两块肉也露了出来……幸亏假山洞里光线很暗，那两个男人看不见。否则真要羞得她往地底下钻了！当然，在这种时候，她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别说被他们看见，就是被他们用刀子割掉，那又有什么呢！村里的姐妹撞上了鬼子，不但受了污辱，还被他们剥掉裤子用刺刀往下身捅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什么事干不出来！她的耳朵里早就灌满了这些血淋淋的传闻。因此心中也早就有所准备。……现在，自己已身陷虎口，逃又逃不出去，唯一的希望只好寄托在自己的父亲——花大伯，和从小与自己“青梅竹马”、感情深笃的恋人——小白龙身上了。但他们又怎么知道自己被囚禁在这假山洞里呢？即使知道，也没办法把自己从这戒备森严的院子里救出去啊！……忽然，一束刺眼的手电光照了进来，在假山洞里闪射了两下，便熄灭了。她知道，那是查夜的生怕她跑掉。其实，她现在就象那只吊在半空中晃荡的蜘蛛一样，还能往哪里逃啊！……她焦灼地叹了一口气，两眼不住地从假山石的孔隙处向外窥望着。

夜色渐浓。大阿姐家的后花园中，虽然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富有江南古典园林风格的建筑俱全，但阴森森的显得毫无生机。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假山对面的平房里，一灯如豆。透过木格长窗，可以看到里面方桌上杯盘狼藉。两个特务躺倒在椅子上，鼾声连连。但他们的眼睛却微微睁开，露出凶光。

乌云蔽天，星光惨淡。

一阵阴风袭来，假山洞外的树丛间发出凄厉的声响。忽然，远远地看到一条黑影，象幽灵似的越过一节高墙，潜进了花园……

花妹打了个寒颤，脸上显出恐惧的神色。

那条黑影穿过拱桥、草坪，变得愈来愈大，愈来愈长；花妹的呼吸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急迫，越来越短促……

此时，整个花园象死一般沉寂。唯能听得那条黑影的轻轻脚步声和花妹的重重的心跳声。

脚步声放慢。心跳声加剧……

一只黑糊糊的大手，伸进了假山石的孔隙处！

“啊？！”花妹大惊失色，退缩一旁。

那只怕人的手，在假山石上来回触摸。随即传来一个轻得几乎听不出的声音：“花妹！花妹！……”

花妹蜷曲着身子，一动不动。

“花妹！花妹！……”喊声仍在继续，但轻得难以分辨。花妹的目光中仍充满着疑惧。她不敢回答对方的叫唤。不一会，那只大手抽走了。只见那条黑影拔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照准守在假山洞口的那个特务的后背心猛力刺去。那个特务哇地一声惨叫，便倒了下去。随即，那条黑影闪进洞里，放开嗓门叫了一声：“花妹！——”花妹一听，竟是小白龙的声音，她立刻惊喜交集地颤声呼喊：“白龙哥！——”小白龙喘着粗气，急忙割断捆在花妹身上的绳索，然后扶着她走出洞口。当他俩悄悄跑到一座侧门边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棵大树背后潜伏着一条身材魁梧的黑影。小白龙猛吃一惊，

连忙拽着花妹的手转身就跑。

这时，花园内传来了特务们的叫喊声：“人跑喽！快抓住他们！快……”顿时喊声四起，枪声大作。

小白龙拉着花妹翻过围墙，穿过田埂，逃到一条浅水河边。花妹深情而又感激地望着小白龙，说：“你的本事真大！大阿姐家那么戒备森严，你竟然一下就把我救了出来！”

小白龙笑了笑说：“嘿嘿嘿，我自有办法！”说着向前走了两步，见花妹步履维艰，疲惫不堪，便说，“快，我背你走！”随即把花妹背在身上，蹚水过河。

小白龙一边在齐膝深的水中走着，一边不住地回头，似乎看见那条身材魁梧的黑影，还远远地跟在他们的身后。他的脚步有些乱了，忙躲到河边那成排成行的水柳下，一边走一边嘴里发出“咕咕！咕咕！”的鸟鸣声。

伏在小白龙肩头的花妹听到这声音，仿佛触发了她心弦上的某一个音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似的。她眼中顿时溢出了一一种异样的、炽热中带着甜蜜的光泽。渐渐地，眼前又化出一泓漾着几片白兰花瓣的碧波……

记得在一个草绿莺歌的初夏，花妹挑着一副水桶到自己家门口的河边去，准备挑水浇花。忽然听到一阵“咕咕！咕咕！”的鸟叫声。花妹知道这是小白龙在打暗号呼喊她，便惊喜地举目四寻。但找来找去找不到他的人影。少顷，花妹又听到河对岸发出“咕咕！咕咕！”的声音。她又抬起眼睛寻找，只见柳丝遮掩的水面上，留下了一圈圈涟漪，人还是没有找到。她正纳闷着把水桶放到河中去舀满了水准备往上

提，谁知那只水桶象生了根似的，非但提不上来，反而渐渐地往下沉，往下沉。“哎哎哎？！”花妹肩上的扁担一斜，连人带桶跌到了河里。

就在这时，水底下忽然拱出一个人来，把花妹紧紧地搂在怀中。花妹拼命挣扎，那个人才恋恋不舍地把她托出了水面，放到岸边的石阶上坐下。花妹撩开挂在眼边的湿漉漉的头发一看，这才弄清原来是小白龙在跟她嬉闹！

“哈哈！”小白龙伸手抹去满头满脸的水渍，站在水中大声讪笑着，那双朴实中带点顽皮的眼睛里，流露出自鸣得意的神情，“我晓得你找不着我了！你这个傻丫头！”说着，他纵身上岸，猛地抱住花妹，在她的脸上狂吻。花妹急忙把他推开，娇嗔地瞪了他一眼，只见他古铜色的胸膛被晚霞的光彩照得通红透亮。

花妹望望自己紧贴在身的湿衣服，不由羞嗔地突然举起双拳，在小白龙那壮实的光脊梁上连续捶打：“你这死鬼，恶作剧！恶作剧！恶作剧！……”

“哎唷！哎唷！……”小白龙急喊。

花妹挤绞着衣服上的水：“快说，下次还敢不敢欺侮我？”

小白龙笑着支吾：“嗯？嘿嘿，嘿嘿……”

“好，你不说！你不说！你不说……”鼓槌似的双拳又在他背上猛击。

浮在水上的两只木桶，在互相碰撞……

这时，花妹的表姐夫——水生拎着一盒筒形的“乾生元”枣泥麻饼，刚好从远处走来。小白龙得救似的忙道：

“看，你家有客人来了！”